



左图：叶鸣在修复《河南府志》。

摄影 / 姜浩峰

年拜赵嘉福为师来，如今自己的门下弟子们，学历更高，可造之材更多，更有一大变化比较有意思。“我拜赵嘉福为师的时候，上图古籍修复部的老师傅有男有女，后来有一阵子竟然男性居多。再后来逐渐有更多女性参与进来，但我们这里长期以来还无法评巾帼文明岗——女性占比仍少。今年，终于有资格评了。”在张品芳看来，如今应聘古籍修复师的年轻人中，女性居多。当然，整个古籍修复行业，还是需要注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以上图来说，有碑刻传拓与拓片装裱修复非遗，需要男生加入。张品芳有一位得意弟子——叶鸣。“80后”叶鸣是“90后”张舒、“95后”王欣的师兄，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叶鸣还是一名网红UP主。在B站他经常推送一些与中外人士掰手腕的视频。事实上，他本人是上海腕力公开赛的两届冠军，每周都会与腕力联盟的队友们切磋技艺。在张品芳看来，叶鸣在上图古籍修复团队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毕竟，这位男生力气大，而碑帖修复是需

要许多体力活的。比如石刻用的石碑，一块就有一百多斤；再比如成堆的宣纸和修复纸需要搬运，做拓片时需要长时间站着工作……

回顾上图历代修复师——第一代中以“大刀切书”闻名的曹有福，第二代中张品芳的师父、在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出身的赵嘉福，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当然，技艺传到叶鸣，他同样有心细如发的一面。6月8日上午，记者在叶鸣的工位上看到，他正在细心地给一叶清代《河南府志》上连口条。尽管当天气温较高，叶鸣的臂膀上已经沁出不少汗珠，但他依然一丝不苟，将破损的书叶核心部分抚平，贴条，并摊晾在一边。“一般，一天我要修廿几叶书。”叶鸣说。

在张品芳看来，古籍修复不是突击工程，而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业。比如如今修复的古书，仍需要继续维护保养。好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迭代，一旦将古书上的文献内容获取下来，就可以永续保存了。就当下的古籍修复行业来说，张品芳认为，更需要理工科背景的新鲜血液。譬如在修复《瀛环志略》

的过程中，团队就遇到了一个大困难。投入修复工作之初，发现书头和书脚呈波浪形，书口和书背除有波浪形之外，还存在书叶参差不齐的现象。以往遇到类似情况，用压书机将纸张压平即可，然而《瀛环志略》纸张比较“妖”——压平以后过阵子，竟然又恢复到波浪线状态了。后来，经过对古籍破损状态进行分析研究，修复团队编制修复方案，确立技术路线：首先进行纸张纤维取样分析、色度测试、纸张pH值酸碱度测试等定量测试分析，尽力做到修复过程科学、定量、可逆。且为保证珍贵古籍文物安全，脱酸过程中采取了预修复，才决定了最终实施方案。张品芳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如何修复《瀛环志略》：“就像白衬衣很久没洗后各种色块和痕迹。”同时，她也告诉记者，未来的古籍修复行当，需要更多学科背景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对于张品芳的观点，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学院王利民教授深表赞同。他向记者解读道：“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物质载体，包括文书、档案、书籍等。有关化学化工理工科人才拥有造纸方面的基本知识，如纤维素化学、油墨、黏合剂等，可以参与到利用传统化学和现代化学方法修复古籍的工作中。”近年来经常在非遗日等时间段向社会推广古法造纸技术的王利民表示，如果让他来推荐毕业生前往古籍修复单位的话，必然会推荐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特别是拥有造纸方面知识，更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认真学习文物保护技术，尤其是古籍修复特殊技术的学生，要文理工融合的全面人才方可胜任。☑